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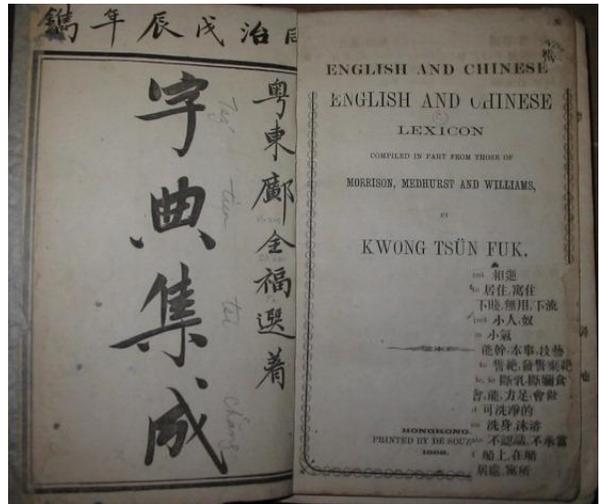
(表紙絵解題)

## 鄭其照の玄孫からのメール

内田慶市

本号の表紙に飾った写真は、中国人の手になる最初の英華字典である『字典集成』を著した鄭其照（1836-?）の肖像写真である。

鄭其照の英華字典については、筆者もかつて「鄭其照の『華英字典集成』をめぐる」と題して小論をしたためたことがあるし（初め『関西大学中国文学会紀要』第19号、1998に掲載、後に『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2001、関西大学出版部に所収）、宮田和子氏もほぼ同じ頃「鄭其照『字典集成』の系譜」（『中国研究月報』603号、1998、後に『英華辞典の総合的研究——19世紀を中心として』白帝社、2010年に所収）を著されている。また、最近では高田時雄氏により、これまであまりよく知られていなかった彼の経歴等についても、新しく氏によって発見されたカリフォルニア大学バークレイ校図書館所蔵の鄭其照に対するインタビュー記録をもとに詳しく述べられた「清末の英語學——鄭其照とその著作」（『東方學會』第百十七輯）があるが、それ以外には研究はさほど多くはない。



エール大学蔵初版書影

なお、鄭其照の著作に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がある。

- (1) 『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 1868）、お茶の水図書館所蔵
- (2) 『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75）、架蔵
- (3) 『英文成語字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1881）、架蔵
- (4) 『英語彙腋初集』（The First Conversation-Book, 1885）、架蔵
- (5) 『英語彙腋二集』（The Second Conversation-Book, 1885）
- (6) 『應酬寶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 1885）、架蔵

- (7) 『英語初階』 (First Reading-Book, 1885)
- (8) 『華英字典集成』 (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1887)、架蔵

さて、筆者は昨年(2010年)の暮れだったが、突然以下のようなメールを受け取った。

Dear Mr. Keeichi (ママ) ,

I read on the internet an article written by Rex How on "Opening the Digital Gate in East Asia". In that article, he wrote about doing research on Kwong Ki-Chiu, and that he had contacted you to get information on Kwong Ki-Chiu

Kwong Ki-Chiu, I have recently discovered, was my great great grandfather. I am trying to find out more about him. Apparently you have written a book which has some information on him. Can you kindly let me know how I can purchase this book and if you can provide any other information related to Kwong Ki-Chiu.

Thank you very much,

Sam Wong  
Senior Vice President  
HKC Holdings

見ず知らずの人からメールが来るのは日常茶飯事であるが、このメールには驚いた。何を隠そう 鄭其照の玄孫(やしやご)からのメールだったからである。

このメールにあるRex How on "Opening the Digital Gate in East Asia"であるが、これも実はすっかり忘れていたことであるが、かつてそのRex Howという人から鄭其照について幾つかの問い合わせを受けていたことがあったのだ。その辺りのことは、以下のようなものである。

When I visited Japan in October 2002, I was right in the midst of editing the "Dictionaries" issue. Knowing that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hinese dictionaries owes much to the Japanese, I thought that my trip would be an excellent opportunity to gather useful material. As it turned out, I was right.

For example, I had hoped to find out more about Kwong Ki-chiu, the Chinese lexicographer who, in 1868, compiled the first Chinese-edited English-Chinese dictionary. During China's past century of war and domestic upheaval, the works of Kwong have been either altered or destroyed. Aside from a few lexicographers, Kwong himself has been largely forgotten by his own countrymen, and the information about him available in Chinese is far from adequate. While in Tokyo, I went to the Jinbocho bookstore district and bought a used copy of *A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Dutch-Japanese and English-Japanese Dictionaries*, by Nagashima Daisuke. In the appendix I found, to my joy, a list of works by Kwong published in Japan. Soon after, a friend in Japan searched the Net for Uchida Keiichi's Research on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Contacts between East and West in the Modern Age, another excellent source of information about Kwong. This book, which I eventually obtained by writing directly to Professor Uchida, proved very useful for my research.

My experience in researching Kwong Ki-chiu is, I believe, an illustration of how we can benefit by combining the strengths of books and the Internet. In addition, for East Asians -- by which I mean those in the Chinese linguistic/cultural sphere, comprising China, Taiwan, Japan, and Korea -- it is an indication of the important role the Internet can play in linking us together. But no matter how sophisticated the Internet becomes, it will still be a chore to search in a Romanized language, such as English, for information about a figure like Kwong Ki-chiu. Indeed, when I searched English-language sites for "Kwong Ki-chiu," I got only a few hits. Thus my experience searching for Kwong served to reinforce my belief that we East Asians must develop new and more effective means of sharing information via the Internet. (2003)

つまり、拙著『近代における東西言語文化接触の研究』における鄭其照に関する論考のことであるが、この Rex How (郝明義) という人は、台湾で Net and Books (網路與書) という雑誌を発行している人 (生まれは釜山) であり、たとえば『詞典的兩個世界』(Net and Books 網路與書 5) (2002) では、18 世紀以降の英漢辞典等の特集を組んでいる。そこでは、「文字密林中的身影——九個編詞典的人」という章もあって、その中で「鄭其照與『英華字典集成』」という文章も掲載されている。

さて、Sam Wong 氏とはその後、何度かメールのやりとりをしているが、鄭其照と関係の深い容閔の継孫子が登場したり、鄭其照が滞在していたアメリカの Hartford で出されていた新聞 (*The Hartford Daily Courant*) や *The New York Times*、*The 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などに掲載された鄭其照に関する記事なども多く蒐集されており、さらには以下のような鄭其照関連の年譜も

送ってくれた。この年譜はいわゆる親族の聞き書きなども参考に作られており極めて有用なものである。今後、Wong 氏と協力して各種資料を丹念に整理し、より完璧な鄭其照年譜を完成させていきたいと考えており、ここに大方のご助言・ご意見を期待して、初稿というべき段階のものではあるが、氏のお許しも得て、ここに掲載することとし、また Wong 氏の手による小伝も文末に付しておく（両方とも原文は英語、中国語への翻訳は関西大学東アジア文化交渉学専攻博士課程後期課程海暁芳君の手を煩わせた）。

鄭其照関連年譜（初稿）

時間	年齢	事項	备注
1836	0	他出生于 1836 年，祖籍新宁（现台山）县三乡镇冲云村。但是据 1880 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他当时 35 岁，也就是说他应该出生于 1845 年前后而不是 1836 年。Louise Tang 在小说中称邝为“五叔”，说明他在兄弟中排行第五。	在采访中，邝说他生于 1836 年，但是爱德华·罗兹（Edward Rhoads）指出从人口普查的数据来看，他可能出生于 1845 年。还需要查找女皇学院（Queens College）的记录以及祖辈的记录。
1854	18	Louise Tang 写道，当邝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必须背诵《三字经》？（Book of Triplets）。当他 15 岁的时候，他告诉父母他不想成为一个农民，而是想继续他的学业及英语的学习。他的父母尽管很为难，但还是将他安排在兄长邝其安（Kwong Chi An）的身边，邝其安在珠江南岸附近开了一个商店，主要经营丝绸、亚麻及驼绒的生意，有很多外国的顾客。顾客们都很“喜欢邝因为他总是面带微笑，不厌其烦。”有一位好心的顾客的丈夫给他带来了一些英文报纸和旧杂志，一位美国传教士给了他一本圣经。他总是非常注意英语的发音，并且尽力记住单词和短语，特别是那些不断重复出现的。在晚上，	容闳（Yung Wing）毕业于耶鲁大学（Yale） 既然词典出版于 1868 年，就说明他应该是出生于 1846 年，接近 Rhoads 的推测。如果他出生于 1846 年，那么在中央书院（Central School）建立时他是 17 岁，如果出生于 1836 年，则是

		<p>则孜孜不倦地记录下那些白天所听到的单词，在旁边标注上他自己独特的发声音符号，给出关于其用法的例子，并且用汉语释义。在他 22 岁的时候，他编写了他的第一本字典。</p>	<p>26 岁。后者显然不应该是一个中学生的年龄。</p>
1862	26	<p>香港中央书院 (Hong kong's Central School) 在史钊活 (Frederick Stewart) 的主持下成立，他被称为“香港教育的奠基人” (founder of Hong Kong education)，因为他将现代西方的教育形式融入到了殖民地香港的学校体系中去。</p> <p>他在香港中央书院 (现在的女皇学院，创办于 1860 年，以培训政府办事员和商业人员为目的) 接受了英语教育，在《应酬宝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 的 166 页中，他向史钊活 (Frederick Stewart)，他的老师献上了敬意。</p> <p>华大社科网、广州文史网 (www.gzzxws.gov website) 以及 Vittinghoff 都指出邝曾在美国呆过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提供具体的时间和地点。</p> <p>在《纽黑文记事报》(New Haven register) 上的一篇文章中写道：“邝以药剂师的职业为生，在香港开了数年药店之后，他去了澳大利亚。在墨尔本有很多中国人，但是没有医生。邝其照经营草药的运输生意，而且很快地就发现草药的需求量很大。五年后，他便带着一大笔财产回到中国，并且精通了英语。这使他能够在清政府的民政部门担任官职，并且迅速地升至五品。在皇帝授命的两次环球旅程之后，他被派往美国的幼童出洋肄业局。</p>	<p>在香港 17 岁是上中学的合适的年龄。</p> <p>罗兹 (Rhoads) 关于中央学院 (Government Central School) 建立的时间也许是错误的，因为书院直到 1862 年才建立起来。</p> <p>没有关于邝于何时何地前往美国的，需要查找乘客登船的历史。</p> <p>这是唯一提到邝可能去过澳大利亚的记录。需要核实。</p>
1865	29	<p>美国南北战争结束 4 月 9 日</p>	
1866	30	<p>孙中山出生</p>	
1868	32	<p>1868 年他编写了一本《字典集成》(an English and Chinese Lexicon) 来帮助中国学生学习英语，它明显是 The Irish First Book of Lessons 的汉语译本。The</p>	

		<p>Irish First Book of Lessons 是爱尔兰国民系列教科书 (Irish National Series of textbooks) 中的第一本, 用于爱尔兰 (及加拿大) 的学校中。邝的字典于 1873 年 8 月在香港出版, 他在 1875 年又对其进行了修订。邂逅曾国藩。</p>	
1872	36	<p>他与 Sieu Chin (1855 年生, 广东), 一位富商的女儿结婚。她当时 17 岁 (因此是 1872 年前后)。曾国藩去世</p> <p>在台山, 邝面试并接收了他大哥 (Chi Tak) 的两个儿子, 国光 (Kwok Kong) 和荣光 (Yung Kong)。他二哥 (Chi Hing) 的儿子, 炳光 (Ming Kong) 也被幼童出洋肄业局接收。</p> <p>到上海旅行。面试并接收了小陈 (Xiao chen), 在上海一所学校附近的洗衣房工作的一个农家男孩。</p> <p>与几个上海周边的孩子进行了谈话。</p>	<p>如果邝是 27 岁, 正是适婚年龄 (第一次婚姻), 而且 9 岁的差距也是合理的。</p>
1874	38	<p>他在上海留美幼童预备学校教授英语。在 1872 年曾兰生 (增恒忠) 率领的第一批留美幼童出发之后。</p> <p>1874 年, 他护送第三批留美幼童去美国, 并取道欧洲返回中国。</p> <p>成为一个小学的校长 (可能是 CEM 的预备学校?)</p> <p>容闳写道邝被“总督李鸿章任命为”新的译员, 并进一步写道: “我在中国认识了他们, 特别是新的政府要员和新的翻译。”</p> <p>被上海的洋务总局 (Bureau of Western Affairs) 雇为翻译。</p> <p>1874 年《汇报》创办于上海。容闳是创办者之一。邝被列为编辑之一。Ma Guangren, 《上海新闻》(S, 75 页) 推测编辑委员会的矛盾可能促使了容闳提前出发。</p> <p>第三批留美幼童在旧金山。</p> <p>第三批留美幼童在贯穿大陆的铁路路上, 沿途看到了</p>	<p>需要核实这是否与留美幼童预备学校 (CEM school) 有关。</p>
9 月 3 日			
10 月 20 日			

11月3日		成群的野牛。 Paper Daily Constitution 报道 30 名学生将在几天后到达哈特福德。	
11月3日		Paper Daily Constitution 关于邝的教育系列《英语汇腋》(Kwong's Educational Series) 的书评。	
11月17日		邝遇到格兰特 (Grant) 总统。	
1875	39	《字典集成》第二版出版。	
12月16日		<p>1875 年 9 月, 他途经香港 (在去上海的路上) 的时候, 发现 Wong Mouk 已经出版了一本实际上就是他的《字典集成》(The Irish First Book of Lessons 的翻译本) 的字典。因此他起诉了 Wong Mouk, 但是败诉了, 因为法庭盘问时他没有时间不能到场。据说这是香港第一起版权案。</p> <p>1875 年 10 月, 他 (与妻子) 随第四批留美幼童来到美国, 并且作为幼童出洋肄业局的翻译, 住在哈特福德。</p> <p>《纽黑文记事报》(New Haven Register) 这样描述邝的妻子 “她的美丽在很少的一些获得许可能够见到她的美国人中间成为了议论的话题。” 在中国, 他写道 “虽然有时女人会与绅士们一起用餐, 但是必须是在丈夫在场的情况下。”</p> <p>《伯灵顿周报》(Burlington Weekly) 报道邝与 33 名学生于昨日到达旧金山, 而其他的 33 名学生在前往哈特福德的路上。</p>	于 10 月抵达美国与下面 Burlington Weekly Hawk_Eye 的报道矛盾。
1876	40	贝尔发明电话。 邝陪同学生们去费城世界博览会 (Centennial Exposition), 并且很可能见到了格兰特 (Grant) 总统。	
8月			
1877	41	妻子 Sieu Chin, 于 1877 年 9 月 17 日病逝, 死于肺炎, 时年 22 岁。留下了一个 15 个月大的儿子, Chin Fun。邝为她举行了基督教式葬礼, 将其葬于春园墓	
9月17日			

9 月 20 日		<p>地 (Spring Grove Cemetery)。</p> <p>Chin Fun, 邝年幼的儿子, 搬入了费利 (Jay H. Filley) 的家, 费利是一个烟草商。</p> <p>他为王锡祺的《小方壶齐輿地丛钞》(1877) (Collection of Geographical Writings from the Xiaofanghu Studio) 提供了两个方面的资料: 一是关于台湾原住民的, 一是关于五大洲许多国家的各种各样的地理学数据 (空间延伸、航行日程、城市之间的距离、人口、当地的特产)。</p>	
1878	42	爱迪生发明了留声机。	
4 月 21 日	43	<p>爱迪生发明了电灯。</p> <p>1879 年 3 月 22 日, 他在《纽约论坛报》(NY Tribune) 上发表了一封信, 对史比亚牧师 (Rev. William Speer) 的前一封信表示赞同, 并尽力解释中国移民潮的危险性没有那么高, 中华会馆 (the Six Companies) 的权力也没有那么大。</p> <p>1879 年前后 (在他到了哈特福德的一年或两年后), 他辞去了幼童出洋肄业局 (CEM) 翻译的职务, 为了给他的父母守孝 (27 个月)。因此, 他全身心地投入到《英文成语字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的编写中去, 这本词典是在《字典集成》的基础上编写而成的。</p> <p>《纽黑文记事报》(New Haven Register) 提到了邝的经历, 并写道“每个星期有五个晚上, 他都与美国的教员呆在一起讨论词典, 一项耗费大量体力的工作。他还会挑选出每一条与海军作战、电报、铁路及贸易有关的新闻, 给中国的某些特定的部门发送非官方的报告。”报纸上还说: “在工作时, 他还为社交活动挤出时间, 每周日, 幼童团的同事都会和他一起用餐, 他的美国朋友也频繁地来到他的桌边。和邝其照一起用餐已经成为哈特福德知名人</p>	

		<p>士的愿望，但是需要得到推切尔牧师 (Rev. Joe Twichell) 或者马克·吐温 (Mark Twain) 的支持才能实现。</p>	
<p>1880</p> <p>12月24日</p> <p>12月31日</p>	<p>44</p>	<p>在 1880 年 6 月人口普查的时候，他和他的儿子 3 岁大的 Chin Fun 正寄宿在烟草商费利 (Jay H. Filley) 及其妻子朱利亚 (Julia) 的家中。6 月 邝遇到了丹尼斯·斯塔基 (Dennis J. Starkey)，斯塔基说“邝是他在这个公司工作了近半个世纪以来遇到的最有意思的人之一。”斯塔基是 Case, Lockwood &amp; Brainard 公司的雇员，这家公司印刷了一部分邝的著作，将其中一些送往中国。斯塔基教授邝“包装和标记包裹的技巧”。</p> <p>《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Daily Courant) 报道了邝的《英文成语字典》。</p> <p>《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简短地提及了《英文成语字典》。</p>	
<p>8月3日</p> <p>8月8日</p>	<p>45</p>	<p>他的《英文成语字典》(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 于 1881 年的年中在纽约出版。(字典中序言的日期是 1880 年 12 月 24 日)。字典中的推荐信证明了邝与当时美国知识界的很多名人有来往：耶鲁大学校长及《韦氏词典》(Merriam Webster Dictionary) 的编纂者诺亚·波特 (Noah Porter)、哈佛校长查尔斯·艾略特 (Charles Elliot)、亨利·巴纳德 (Henry Barnard)、约翰·巴特利 (John Russell Bartlett)、哈蒙德·特拉伯尔 (J. Hammond Trumbull)、惠特尼 (W.D. Whitney)、康奈尔大学校长安德鲁·怀特 (Andrew White) 等等。</p> <p>《伦敦中国电讯》(London and China Telegraph) 的副刊对《英文成语字典》进行了评论。</p> <p>《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评论了《英文成语字典》。</p>	

8 月 9 日		<p>Wheeling Register 评论了《英文成语字典》。</p> <p>朱利亚 (Julia N. Filley) 于 9 月 14 日去世, 邝为她撰写纪念文。</p>	
9 月 16 日		<p>秋季, 幼童留美项目终止。</p>	
1882 1 月 28 日	46	<p>《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提到了邝的妻子去世。</p> <p>《字典集成》出版 (香港版)。</p> <p>邝给霍利 (Hawley) 参议员写了几封信。霍利是 19 世纪末美国的头面人物, 与贝契尔氏 (Beechers) 的表妹 [与《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作者斯托夫人 (Harriet Beecher Stowe) 有关] 结婚后, 很快就成为诺克农场 (Nook farm) 社交圈的一份子, 得以结交马克吐温 (Mark Twain) 和推切尔牧师 (Reverend Joseph Twichell)。他是个坚定的废奴主义者。在担任《新闻》(The Courant) 的编辑时, 他开始对排华的问题产生了兴趣, 这也和他与马克吐温及推切尔牧师的交往有关。</p>	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邝获得了耶鲁的学位以及他是一位美国公民。
3 月		<p>霍利 (Hawley) 参议员在议会厅反对排华法案时说过“他的朋友邝其照既是一位耶鲁大学的毕业生, 同时也是一位美国公民。”</p>	
3 月 24 日		<p>在美国两院通过排华议案之后, 邝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写信, 试图纠正美国人的误解。他指出中华会馆 (六大公司 The Six Companies) 并没有像谣传的那样引进奴隶制度, 中国政府也是反对奴隶制度的。</p>	
5 月 1 日		<p>给《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 写信, 指出一大批移民正在前往美国是不大可能的。4 月 14 日他在 1882 年 5 月 1 日的《纽约先驱报》(NY Herald) 上发表公开信, 谈关于排华法案通过的问题。</p>	
5 月 2 日		<p>《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Daily) 报道了邝对于排华法案的反对。</p>	





<p>6月30日 9月21日 10月2日</p>		<p>圣旨传达给中国的指挥官们，要求他们从东京（Tonking）西北的各个地点撤离。”后来，他说要继续停留一阵子，要到红河的上游去担任两国军队的沟通人员。他还评论了那里美丽的景色和对健康不利的气候，这种气候使他身体不适。</p> <p>全部的中国军队从越南撤出。</p> <p>邝给丹尼斯·斯塔基（Dennis J. Starkey）写信，日期为9月21日，信上说他已经被派往越南。</p> <p>《哈特福德日报》（Hartford Daily Courant）评论道：邝已经出版了四本书：《英学初阶》（The First Reading Book）、《英语汇腋初集》（First Conversation Book）、《英语汇腋二集》（Second Conversation Book）和《应酬宝笈》（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p>	
<p>1886</p>	<p>50</p>	<p>与此同时，1886年在总督张之洞的批准下，他协助创办《广报》，第一期在1886年7月（6月？）24日发行。它效仿了上海的《申报》，是在广州由中国人创办的第一份报纸。1891年被张之洞的继任者总督李瀚章查封。1900年，在英国人的赞助下，邝在属于英法租界的沙面以《中西日报》的名字重新发行报纸。邝还参与了随后的其他一些报纸，最后这些报纸因报道义和团的胜利于1900年在沙面被外国当局查封。</p>	<p>当最后的报纸出版的时候，邝是否仍然是编辑？</p>
<p>1889</p>	<p>53</p>	<p>张之洞离开两广（广西、广东和海南），上任湖广总督（湖北和湖南）。李瀚章，李鸿章的兄长，担任两广总督。邝辞去政府的官职。</p>	
<p>1891</p>	<p>55</p>	<p>报纸因揭露政府的渎职而被政府查封（李鸿章指责报纸鼓动革命）。</p> <p>在沙面（英法租界的范围内，在那里可以获得保护，不受政府的破坏）开始了另一份报纸《中西日报》。</p>	
<p>1894</p>	<p>58</p>	<p>夏季，监察指责李鸿章，因“其巨额的财产以及李</p>	<p>在这之后再没有日期</p>

8 月 1 日		氏家族后代的势力”。	明确的邝的信件。
11 月		甲午战争开始。 根据《世纪画报》(Century Illustrated) 的记者德利斯科 (Driscoll) 的报道, 他的报纸年发行量为 3000 份, 卖出 8 美元。德利斯科是最后一位见过邝的西方记者。 年底, 李鸿章想要自杀, 因被指牟取暴利。 李鸿章被免职, 卸去了三眼花翎和黄马褂。 邝的报纸刊登孙中山的文章。	
1895 4 月 17 日	59	孙中山发动武装起义。他的一些同志被处死。 甲午战争结束。	
1897 6 月 8 日	61	Hang Chow 给路易莎·杜利特尔 (Louisa J Doolittle) 写信说邝“在几年前就死了”。	如果是真的, “几年前”说明邝死于 1895 年。
1898 6 月 11 日 9 月 21 日	62	光绪皇帝开始百日维新。 光绪皇帝被废黜。 慈禧下令镇压记者。	
1899	63	发生义和团运动, 至 1901 年。	
1900 3 月 1 日	64	新奥尔良《时代报》(Times-Picayune), 1900 年 3 月 1 日 (时间明确), 报道了洛克伍德上尉 (Captain Lockwood) 收到了邝的瓷器礼物。 邝最后的报纸停刊。	如果是真的, 说明邝还活着, 但是并不清楚这个礼物是在哪一年收到的。 不能确定编辑是邝还是别人, 需要找到这份报纸。
1912	76	《哈特福德新闻》(Hartford Courant) 1912 年 3 月 12 日报道“去年, Case, Lockwood & Brainard 公司给邝的儿子运送了 2000 套钢制雕板”。 《哈特福德新闻》(Hartford Courant) 报道, 香港的律师正在确认邝的遗嘱是否在哈特福德得到过认证。在洛克伍德上尉 (Captain William H. Lockwood)	如果报纸被查封了, 那么为什么他的儿子还要订购更多的雕板呢? 是创办了新的报纸吗? 基于报纸上的报道不

	<p>收到的最后一封信上说邝“被清政府派往一个地方，而且他并不打算活着回来。”在提及邝回到中国后的年数时，容闳说邝已经去世了。</p>	<p>能确定洛克伍德上尉 (Captain William H. Lockwood) 是于何时收到邝的信件，也不能确定“后来的几年”是指 19 世纪末还是 20 世纪初。</p>
--	---	---

作为译员曾纪泽的后继者，邝其照也在上海的留美幼童预科学校教授英语。邝 1826 年生于新宁（现在台山）的一个村子，在香港的中央书院接受教育，低年级阶段对于英语的接触似乎成为他掌握语言的一个良好的开端，这对于他将来的职业来说也是很重要的。在参与留美幼童的事务之前，邝已经是一个小学的校长了。他的参与也许与这样一个事实有关，即他的侄子邝荣光是第一批留美幼童中的成员。不然，情况也许就会是相反的了。

他关于留美幼童的第一次海外任务是 1874 年，与祺兆熙一起陪同第三批留美幼童的 30 名男孩去美国。回来时会途经欧洲，回来后，他可能是继续在留美幼童预科学校教学。1875 年，在妻子的陪同下，他护送第四批留美幼童去美国。这一次，他还被任命为美国汉语辞书委员会的秘书兼翻译。目前还找不到关于这个机构的其它信息，但不管它的功能是什么，在当时很少有中国人有更好的条件，能够胜任此职，而邝是在早期的汉语词典编纂者中曾经编写过英汉词典的：1868 年，他的先驱性著作《字典集成》在香港出版，第三版时改名为《华英字典集成》。

在哈特福德，邝经历了一连串的悲剧：先是他年轻的妻子 Shao qin 于 1877 年 9 月因病去世，继而在 1879 年的年中他的父母也去世了。为了遵守政府的规定，即政府职员在丧亲（父母）期间禁止担任公职，因此他辞去了他的职务为父母守孝 27 个月。在这期间，他把精力都投入到词典编纂上，并且完成了他的巨著《英文成语字典》(A Dictionary of English Phrases With Illustrative Sentences)。1881 年这本字典由 A. S. Barnes 公司在纽约、旧金山和芝加哥出版，由 Sampson Low Marston 公司在伦敦出版，由 Lane Crawford 公司在横滨出版。上海的版本后来还增加了汉语的翻译。

这本著作已经不单纯是一本词典了，它给出了超过六千个英文短语的意思，附有用例，而且对常用习语、谚语、外来的欧洲表达及汉语中的格言进行了解释。还对汉语的历史分期进行了调查，并对孔子及耶稣基督的生平进行了描绘（《孔子圣迹年谱撮要》、《耶稣事迹年谱撮要》）。这本词典受到了美国重要的学者和教育者的赞誉。邝的词典很可能是在美国由中国人编写并出版的最早的英文著作。

和曾纪泽一样，邝其照不仅担任留美幼童的工作，而且还参与其暂居地的事务。被描述为“一个可爱的绅士、一个男人、而且富有”，他结交了很多美国的朋友。然而，在 19 世纪 70 年代末，邝却深深地被美国西部反对中国移民及暴力袭击美籍华人的恶劣形势所困扰。当排华分子向国会施压，要求其通过排华法案时，他在《纽约先驱报》上发表了一系列的公开信来表示反对，并且努力说服政客们否决这项法案。利用在美国言论自由的权利，邝与陈 (Chen)、容 (Yung) 以及中国政府一起声援他的同胞们。

在 1881 年的秋天留美幼童启程后，邝与其年幼的儿子（出生于五年前）留在了哈特福德，继续完善其为中国学习者编写的英语教材。他在语言学习著作的方面可谓高产。第二年，邝用汉语和英语编写的《英语汇腋》(Kwong's Educational Series) 初集、二集、三集的会话课本就问世了。这是他为学校的语言教育而编写的，在上海、伦敦和旧金山同时出版。

在回到家乡的时候，他已经完成了其双语词典的扩充版，并于 1887 年出版。这一版有两个封面：“华英字典集成，光绪十三年重铸”及“An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Compiled from the Latest and Best Authorities, and Containing all Words in Common Use, with Many Examples of their Use...”而且再一次在上海、伦敦、香港和旧金山同时出版。正如字典的英文封面中所说的那样，在那时，他还出版了《应酬宝笈》(Manual of Correspondence and Social Usages) 和 Comprehensive Geography 以及其他的一些教育类书籍。

他的书在全球的发行显示出他是一个精明的商人，具有国际眼光。而且，他后来的职业也证明了他是如何将这一点运动到对于教育和更广阔的社会事业的贡献中去的。也许是意识到将来有可能会做出版印刷的工作，因此他从 William H. Lockwood & Sons（一家哈特福德的印刷公司）那里学习电板印刷技术。在留美幼童项目结束的两年后，邝回到了他的出生地，在广州附近。1886 年，他创办了《广报》，这是中国第一份由中国人主办和经营的中文报纸。邝继续坚持直言不讳地讨论公众事务，在 1891 年时，这份报纸因揭露政府官员渎职的问题而被当局查封。也许是为了避免当局制造更多的麻烦，他搬到了属于英法租界的沙面，也在广州，创办了另一份报纸《中西日报》。